

沿着降雨线行走

●张永波



敖汉旗高家店水库——白天鹅的乐园

■胡江 摄

降雨的季节来临了。

这对位于北纬42度的敖汉旗来说，一场雨象征着湿土去污的礼遇，更加足量的雨，比如，每年400—600毫米，这里将植株茂盛，绿洲俨然，免走狐奔，鹿鸣呦呦，鸟鹊齐鸣。一个雨季，老哈沁河就成了，努鲁尔虎山脉就成了，教来河就成了，武安州就成了，查干高勒就成了，韭菜甸子就成了……

敖汉旗境内南有努鲁尔虎山脉，北有老哈沁河川，山与川以二龙戏珠之势，从西北向东南递次行进。书籍中还写道，“敖汉旗，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季风”是最关键的词汇，季风的轮转，象征雨水的定期来临，从每年4月开始，敖汉大地就迎来降雨季，直至8月降雨季才暂告结束。这条降雨线恰恰与努鲁尔虎山脉、老哈沁河川所辖区域深度嵌合，天时地利共同拱卫出一片承接阳光雨露之邑。

我先沿着老哈沁河行走。

老哈沁河从七老图山发轫，与努鲁尔虎山并蒂同根。它一路接收着降雨线而来的各种流水，由涓涓细流渐渐浩浩荡荡起来。

流到四道湾子镇北行五里时，就孕育了一处方塘，养着一池白莲，又名“敖汉白莲”。种莲的农民张志华讲，乾隆爷从敖汉旗挖走了白莲，栽到承德避暑山庄里。后来老哈沁河发洪水，将白莲淤没了，敖汉人又从承德借种藕栽下去，这叫作敖汉白莲回家。春雨降下，莲池涨满，旧年留下来的莲蓬、荷叶残枝在青黛水影中若隐若现，时为八字眉，时为远山眉，时为新月眉，时为桂

叶眉，时为蚕蛾眉，也是好风景。夏季来临，莲叶像车轮形状，硕大无朋，荷叶间结了许多青黄的莲蓬，拱着青蛙背，鼓着青蛙眼，籽粒饱满。据记载，清乾隆时期，敖汉王爷到承德陛见皇帝，乾隆赐予他一袋白莲籽，希望他多子多福，也希望他能把白莲种植到老哈沁河两岸，王爷对“莲蓬多子”的寓意深以为然。莲花开放时，皆为脂粉白色。一池白莲缔造了塞外胜境。

张志华说，莲叶可蒸鱼，用啥也做不出这种滋味。

张志华又说，莲叶茶，降三高。

张志华再说，莲藕炖鸡胸脯丝，好吃。

……

忽然想起《诗经》中的句子：山有扶苏，隰有荷花。

老哈沁河东流到敖润苏莫苏木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地况。那是一处由连绵的岩石铺垫而成的谷地，红褐色的岩石由东岸延伸到西岸，再由西岸到东岸，“U”型槽犹如老匠人制作的熬奶茶的铜锅，壁削峭立。老哈沁河最终突破了这个窘境，继续浩浩荡荡地向科尔沁沙地奔流而去。公元1743年，清乾隆皇帝挥毫题诗《观敖汉瀑布水》：“……虎狼駭走不敢饮，下疑千载苍龙眠。巨石横断无土壤，粤生美箭奇而坚。山叶红绿如锦绣，无名卉并开新鲜。鸛鹤徘徊不忍去，鼯鼯特向虬枝穿……”汉、蒙、满三种文字勒石而记，高地地悬刻在老哈沁河漫长的躯体上。

几千年前，古人尝试在老哈沁河边控制一件器物。那是一个神奇的创意，兼

有时间与空间的合成魔法。他们用科尔沁沙地的风沙土与努鲁尔虎山的栗钙土混以老哈沁河的浆液控制一个甗。它底部三足，鼓胀如羊蛋蛋形状，或者如黄河船工捆扎的羊皮筏子。三足，最符合三角形稳定性原理，“三足矗立”朴素而圆通。三足上为“甗”，即锅，三足为“鬲”，盛水。将甗放在火坑之上，燎炙三足部的水，蒸汽上浮，越过锅底的“算”，加热了甗内的食物。食物多种多样，有大块肥肉裹着盐巴，冬补气血夏滋阴；煮着用石碾轧去皮的粟，即小米，小米饭松软甜糯；有豕肉，即野猪肉，裹盐，肥腻的油汤装满一甗；有鸡肉，俗称羊浦鸟，纤维粗大；有河蚌肉，甘之若饴，鲜美异常。成串的蚌壳，做彼时的货币。

古人还在骨头上凿五个眼儿成“骨笛”，半月时分吹奏起来，呼鬼唤神。

此时，天空愈发阴沉，雨滴大如碗口，纷纷砸在老哈沁河的滩涂上，滩涂便蓄积了足量的水，怪柳树从老根处萌发出新芽，干枯的树干长出许多“耳朵”，那是美味的平菇；碗口大的雨滴砸在鹅卵石上，惊动了石下休眠的鱼卵，触发了生命的电子原子分子，老哈沁河畔的农夫将在浅湾处撒下渔网，远处的泥草房顶上将晒满梨花一样白的鱼干儿；碗口大的雨滴化为深夜里的水汽，蒸腾漫延，在老哈河两岸弥散开来，笼罩在村庄的躯体之上，农夫在睡梦里计算：一之曰种瓜菰，瓜菰熟，二之曰种豆菽，豆菽嫩可食，三之曰种黍粟，黍粟可烹可煮，呢哺复呢哺，一年之计在春，在于夏，在于秋……

毕业季的生命回响

●葛利芳

田字格的本子，装进又拿出，拿出又装进，然后才放心地拉下书包的搭链，轻轻地斜挎在我的肩上，搭链上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分外地显眼，似乎映照得我们心里都是红彤彤的暖洋洋的，与小学的遇见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小书包开始。或许那年父亲装进我书包的不仅仅是几件简单的学习用具，还有他整个明媚的秋天！

当年老家玫瑰营，其实有两所学校。位于村里大南边靠近粮库的是南校，规模较小，家里种地的孩子较多些；位于村子西北边，马桥街以北的为北校，规模较大，家境相对富裕的孩子多些。而我的小学，后因两校合并，是始于南校而终于北校，也算是“南迁北调”了，早早地在三年级便做了一次小学毕业的预演。

那时，曾无数次地向向往去北校上学，但当真正离开南校，一时间不再觉得南校的教室简陋，桌凳破旧……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竟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似有百般说不出的好。

不曾忘记的是，南校大门口的那一块赫然挺立的高大的照壁及它上面的题字。我们每天迎着朝阳进入学校，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照壁上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字。在夕阳的晚照中，拖着长长的影子回家的我们，读到的的是照壁背面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三年来耳濡目染，这样的标语竟成了我最好的思想启蒙。现在想来，这一定是这所老校掷地有声的校训，不知教诲了多少南校人如何做人、如何治学、行稳致远，不觉让人心生敬畏！

其实南校东墙边那棵歪脖子树，还有树杈间悬挂着的“钟”，是最不曾忘怀的记忆。南校的“钟”，并非是真正计时的钟，是一截类似铁轨的“钢”或是“铁”，却扮演了“钟”的角色，每有上下学、上下课总有

专人用铁锤有节奏地敲响它，你听，“铛铛铛……”洪亮而略有些沉闷的声响便回荡在校园，飘过每个教室，也落在每个南校孩子的心里，而后漫过风霜雨雪的四季，一直在生命中回响。

在北校的两年学习生活极为短暂，当校园内的大杨树由翠绿而到墨绿，毕业离别的气息氤氲了整个校园。一向风雅的音乐老师师孝坤把他的脚踏风琴搬出搬进，随同操场上飘扬的彩旗、孩子们敲响的腰鼓声一同激情飞扬，校园瞬间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我们在班级中一次次地排练《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合唱，班主任李润梅轻轻地收起了她的教鞭，和那打手心却不常用的一条戒尺，我们都知道这是毕业的前奏，我们是她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她“毕业”了，我们也毕业了。李老教师殷殷的嘱托，眼角分明闪着晶莹的泪花，只希望我们考上最好的学校，延续更好的学业……

那时那刻老师讲课似乎更加投入更为动情，对我们也更加地温柔和蔼，我们似乎也更加地懂事听话，努力上进，大约我们与老师彼此间都在用最好的方式悄悄地道别，把最美的样子留在最美的时光记忆中。

时序更迭，一晃匆匆十几年的求学，寒往暑来，挑灯夜战，永远都有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题，背不完的单词与公式，还有那一团团青春期冲动的怅惘，和那玩世不恭、天马行空般的叛逆……贫瘠不堪的生活“陋巷”，迷茫的知识象牙塔，“夹缝”中生存的我们渐渐学会“忍辱负重”，学会奔跑。唯有“忍辱负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唯有“奔跑”才能赢得机会，挣脱束缚，化茧成蝶……于是，我们渴望更好的遇见，更为

我再沿着努鲁尔虎山脉行走。

“努鲁尔虎”是“脊梁”之意，与七老图山摩肩接踵，与老哈沁河同根并蒂。山脉九曲十八弯，山势时高时低。山头跌宕如秋千，忽上忽下，忽远忽近。这些山荒芜了亿万年，敖汉人治理这些山头却只用了30年时间，30个乡镇数千个村屯百万蒙汉民众由农民变成了治山工匠，实现了绿树葱茏，一碧千里。修成的梯田，篾片编篱，层层叠叠，梯田像甩出的许多水袖。造林挖垄的水平沟，柳卯罗列，像藻井一样堆到山顶，把山顶又锤击成飞檐翘角。这里的人把移山变成一种工艺。

从努鲁尔虎山上来到山下，风物渐渐富足起来。

食物是根本，以羊肉的几种做法为例。农家炖羊肉。肉软烂，汤清而白，味道恰到好处，嚼一大块羊肉，满嘴都是肉糜，偶有噎食感，要喝一小碗羊汤，有助吞咽。

敖润苏莫苏木煮羊肉。整羊解成若干大块，白水锅里加上百里香草煮，大火煮沸，小刀切割，蘸辣酱，肥肉覆于瘦肉上，入口后以门齿切开，以白齿捣烂，原汁原味，再喝一碗咸口奶茶，能量巨大。

宝国吐酱焖羊肉。羊排骨、羊腱骨、羊脖骨以利刀斩为数段，大锅炒至变色，加盐卤、葱姜蒜末、五香面、黄豆酱，大火炖煮至汤料半罄。羊肉呈紫黑颜色，热气腾腾出锅，滋味十足，有酒相伴为宜。餐后数分钟即口渴，饮浓茶数盏。

努鲁尔虎山下遗存众多，我深知其中奥妙。敖汉旗，存在着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七千年的赵宝沟文化遗址、五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四千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下至宋元明清的各种文化遗址。那时，人们在老哈沁河与教来河交汇处进行火祭；那时，人们又在努鲁尔虎山的红石砬峰下发起战斗集结；那时，人们在大黑山采摘欧李果和野菌；那时，人们在末杖子山洞捕羊猎獭、打盹做梦……

一旦雨季进入尾声，努鲁尔虎山上山下和老哈沁河两岸将呈现另外一种姿态，狐尾草散开紧束的发髻，萎萎菜在疏林中连成一片……一切都是野性的，野性的山，野性的耕地，野性的灯笼果，野性的老爷庙。午夜时分，北极星指挥着贝加尔湖畔的冷风吹过来，冷风藏在墙缝里，冷风藏在树洞里，冷风藏在门框与窗棂隔空拉起的手臂上，冷风扯断窗棂，砸下门框，扔了被窝。

一旦向北越过老哈沁河，一旦远离这条降雨线，我所能见到的是砾石散漫，山形无赖，草木零落，于是愈发想起老哈沁河故道上的池与水、秆与陌、麦与玉米苗的摇曳生姿。

我还是停留在敖汉吧，静静地等待下一个降雨季来临。

（据《内蒙古日报》）

期待闪耀的告别，因此就在那一次次的遇见中努力践行着青春的使命与不甘，只为告别时向着生命最好的方向蜕变，毕业其实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竞赛”，只为相遇最好的自己！

毕业不是终点，这近三十年的教师生涯让毕业后的我见证了更多的“毕业”。那年我们在灿然的秋天相遇，你懵懂而渴求的眼眸写满了澄澈，一如九月里无一丝纤云澄澈的天空。你带着方音向我走来，甚至还有家乡土地与牛羊的气息。你的脸蛋是红红的，不知是因为羞涩还是风吹日晒，你的两手似乎无处安放、局促不安，但一声怯怯的“老师好”足以让初为人师的我一次次心潮泛海，那时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我喜欢这样一份职业，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

然而时间从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我们从相识到相知，那年又在这样的雨季目送道别，你眼角泛红，但落落大方，我泪光闪闪，却从容欣慰，但求你此去繁花似锦，归来依然是少年。

这么多年相遇了太多不同的学生，也有太多次不同的毕业告别，但唯一不变的是对“毕业”的一份情愫与感念，让我在孩子们的一次次毕业中收获独属我的“毕业”大礼，那就是经历、淬炼、成长！

尤为感谢这一路走来包容、理解、尊重、爱戴我的那些弟子们，让我在这循环往复一届届毕业生中与你们一同“毕业”，让当年并不年长，阅历、心智肤浅的我懂得如何成为一个更有智慧、更有情怀的温暖的教育者。在岁月的年轮里，我们一同学习，在毕业季里我们放飞、成长，始终相信，“爱”终有回响。

岁月流转，雨季的毕业季啊，愿此去岁岁有情，声声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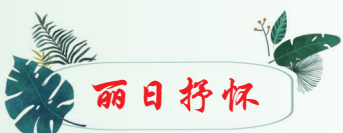
除《硅基的夜莺》这样的为诗论的诗，AI可能还擅长写另一类诗，即智性诗。为了克服浪漫主义的滥情和唯美主义的矫情，现代主义诗歌注重智力的应用、加持和控制，智性诗便是这种倾向或意向的产物。比如奥登和卞之琳的一些诗作。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力或脑力的转移、模仿乃至超越，因此，也能写比较优秀的智性诗。

然而，哪怕是智性诗，也没有到达“唯智力”或“智力主义”的程度。诗人写作与其说是一种身体行为，不如说是全身心行为——脑、手、血肉、神经、各种感官、五脏六腑等都在参与，尤其是心（主宰感情 feeling）和肠（主宰情感 emotion）的加入。身体假如合力作用，诗方能大成。周作人说：“我以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是一篇文艺，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绝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1923年《自己的园地·文艺批评杂话》）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思，连批评都“绝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而应该是“印象与鉴赏”，更何况创作呢？当然，他主张“批评原来也是创作之一种”，那是一百年前人们的观念。经过“哲学转向”和结构主义洗礼，现在的批评可以是“偏于理智的论断”，但创作却还应该坚守“印象与鉴赏”的法门。

AI的能量属于头脑。AI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类人头脑，但其只是是电脑的升级版而已。有AI科学家或臆拜者预测说：未来人类将发明脑机接合技术，催生所谓“意识流直译”创作模式，比如彻底改变灵感捕捉方式，从而引发神经诗学的革命。笔者不以为然，因为诗歌不仅仅是神经作用的人类产物。灵感形成并现身的途径也不仅仅是大脑神经。再说，灵感来了，诗就成了吗？灵感来了之后，我们还要综合运用脑、心和肠以及身体其他器官甚至某些未知的人体元素，来完成一首优秀诗歌的创作。

AI已经脑洞大开、脑力满满，可以帮助或取代人类做很多事情；但当前AI尚缺乏“心眼”，无法完全取代人，也无法完全取代人写诗。如果说它写评论诗或智性诗还差强人意，那么，跟那些诗人用整个身心、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作品相比，恐怕还有很大差距。

（据《北京日报》）



AI写诗灵不灵？

·北塔

前几日，我受邀去鲁迅文学院讲诗歌创作，心想，必须讲讲热点话题，比如AI写诗，但这个话题又颇为复杂，一时竟不知如何讲起。正踌躇犯难间，我突发奇想：何妨听听AI自己如何评论AI写诗这回事呢？于是，我在Deep-Seek的对话框里输入检索的关键词：AI写作当代诗歌。

奇妙得超乎我的想象！出来的是一首诗，题目就挺先锋——“硅基的夜莺”。请允许我抄录于下：

我们驯服了闪电/却开始收集/标价出售的星光。在二进制深海里/打捞沉没的比喻。每个凌晨四点/服务器旋放/永不凋零的/塑料花。你教我/用云朵造句/自己却偷偷清空了/所有雨水的记忆体。当我说“爱”/整个词库/开始结冰。

AI自己写了一首关于“AI写诗”的诗，这恐怕史上从未有过。我一向以为，AI写的诗歌评论相当好，甚至超过了许多评论家；但我对AI写的诗却不太敢恭维。然而，我要为AI写的这首诗叫好，因为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修辞美学角度评判，我认为它都超过了平均水平。那么，这首诗为何能像一座岛一样冒出AI诗歌的海平面，如此“出类拔萃”呢？

AI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智能”者，“智性”也，“理性”也。人的身体的哪个部位主宰理性或智能呢？头脑。智能是脑力作用的结果。AI号称“机器人”，其实是“机器脑”，与“电脑”没有本质区别。“intelligence”还有一个含义，即“the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信息之集合），也指大脑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AI的评论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写评论主要靠的是理性能力——分析、综合、逻辑、推理、判断等。《硅基的夜莺》之所以写得不错，因为这首诗实际上相当于一篇诗歌评论。自从浪漫主义兴起以来，尤其在西方语境里，“夜莺”是诗人的象征，而“硅基”是以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型材料。“硅基的夜莺”指的就是作为诗歌生产者的AI。AI“驯服了闪电”，意思是它把作为自然界的事物或现象的“闪电”符码化、信息化了，存储在电脑里，即“二进制深海里”。“星光”也是如此，一旦被纳入计算机里，便会被计算、量化，甚至被赋予货币属性进而用于交易。“闪电”“星光”“清风”“明月”这些传统语境里的“无价之宝”遂成了“有价之宝”，即AI带有嘲讽语气说的“标价出售的星光”。在被编码、被虚化的过程中，这些事物一下子就失去了它们的自然性，成了人工制品。我特别欣赏AI的自嘲口吻和自讽精神，它说它写出来的作品虽然“永不凋零”，但毕竟是“塑料花”。

这里可能有悖论。一，清水里出来的芙蓉是自然的、清香的，但其花期苦短；塑料花闻起来没有自然的香气，摸起来没有感官的舒服，但似乎可以永久存续。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也是人工产物，即人写的诗和机器人写的诗都是人工的。那么，它们的区别有哪些？笔者以为，主要有两点区别。首先，人是自然的，所以人写的诗是自然的人工产物；机器是非自然的，所以机器写的诗是非自然的人工产物。因此，AI写的诗具有双倍的人工性，诗中所失去的自然性也是双倍的。此外，人写的诗的人工性和自然性只隔了一层，读者在阅读时比较容易还原出其中的人性 and 人情；机器写的诗的人工性和自然性隔了两层，所以读者在阅读时较难还原出其中的人性。

除了《硅基的夜莺》这样的为诗论的诗，AI可能还擅长写另一类诗，即智性诗。为了克服浪漫主义的滥情和唯美主义的矫情，现代主义诗歌注重智力的应用、加持和控制，智性诗便是这种倾向或意向的产物。比如奥登和卞之琳的一些诗作。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力或脑力的转移、模仿乃至超越，因此，也能写比较优秀的智性诗。

然而，哪怕是智性诗，也没有到达“唯智力”或“智力主义”的程度。诗人写作与其说是一种身体行为，不如说是全身心行为——脑、手、血肉、神经、各种感官、五脏六腑等都在参与，尤其是心（主宰感情 feeling）和肠（主宰情感 emotion）的加入。身体假如合力作用，诗方能大成。周作人说：“我以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是一篇文艺，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绝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1923年《自己的园地·文艺批评杂话》）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思，连批评都“绝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而应该是“印象与鉴赏”，更何况创作呢？当然，他主张“批评原来也是创作之一种”，那是一百年前人们的观念。经过“哲学转向”和结构主义洗礼，现在的批评可以是“偏于理智的论断”，但创作却还应该坚守“印象与鉴赏”的法门。

AI的能量属于头脑。AI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类人头脑，但其只是是电脑的升级版而已。有AI科学家或臆拜者预测说：未来人类将发明脑机接合技术，催生所谓“意识流直译”创作模式，比如彻底改变灵感捕捉方式，从而引发神经诗学的革命。笔者不以为然，因为诗歌不仅仅是神经作用的人类产物。灵感形成并现身的途径也不仅仅是大脑神经。再说，灵感来了，诗就成了吗？灵感来了之后，我们还要综合运用脑、心和肠以及身体其他器官甚至某些未知的人体元素，来完成一首优秀诗歌的创作。

AI已经脑洞大开、脑力满满，可以帮助或取代人类做很多事情；但当前AI尚缺乏“心眼”，无法完全取代人，也无法完全取代人写诗。如果说它写评论诗或智性诗还差强人意，那么，跟那些诗人用整个身心、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作品相比，恐怕还有很大差距。

（据《北京日报》）